

吳孟履 原著 吳布 整理

吳山蘿詩抄



吳山書社

吳孟履 原著 吳布 整理

吳山蘿詩抄



吳山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 I P)數據

吳山蘿詩存 / 吳孟覆著. — 合肥: 黃山書社, 2015.4

ISBN 978-7-5461-5006-2

I. ①吳… II. ①吳… III. ①詩集 - 中國 - 當代
②詩歌評論 - 中國 - 當代 IV. ①I227②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075130 號

出品人 任耕耘

選題策劃 趙國華 周振華

責任編輯 周振華

特約編輯 紀健生

裝幀設計 錢志剛

出版發行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黃山書社(<http://www.hspress.cn>)

地址郵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翡翠路1118號出版傳媒廣場7層 230071

印刷 安徽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開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數 300千

印張 10.75

書號 978-7-5461-5006-2

定價 48.00圓

服務熱線 0551-63533706

銷售熱線 0551-63533761

官方直營書店(<http://hssbook.taobao.com>)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凡本社圖書出現印裝質量問題,
請與印制科聯係。

聯係電話 0551-63533725

吳孟覆詩學綜論（代序）

一、吳孟覆先生生平與著述

吳孟覆先生（一九一九—一九九五），原名常燾，字伯魯，又字孟覆，遂以字行，改字山蘿。別號勉堂，室名商邃室，卓觀軒。安徽廬江人。幼讀詩書，十一歲出家塾，入蕪湖廣益中學讀書，一九三四年考入無錫國學專修學校，一九三七年畢業。抗戰勝利後，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、暨南大學副教授等。一九四九年秋，在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纂組工作。一九五〇年，回故鄉安徽，任滁州中學教導主任。一九五六年到合肥教師進修學校（即合肥師範學院）任教員，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，在學校圖書館從事編目工作。『文革』中下放礬山縣農村勞動。一九七五年到淮北師範大學前身安徽師範大學淮北分校任教，學校改為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後，歷任教授、圖書館長、《淮北煤師院學報》社科版主編、中文系主任、古籍研究室主任等。一九八七年調安徽教育學院，任教授，同時主持安徽古籍整理工作，擔任《安徽古籍叢書》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主要著作有《山谷詩注補箋》、《訓詁通論》、《古書讀校法》、《唐宋古文八家概述》、《屈原九章新箋》、《吳山蘿詩文錄存》、《語文閱讀欣賞例談》、《桐城文派述論》、《古籍研究整理通論》以及《劉大櫟

文選》與《劉大櫟集》校點，主編《古文辭類纂評注》、《續經籍纂詁》等。論文百餘篇尚未完整結集，僅有淮北師範大學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《吳孟覆安徽文獻研究叢稿》出版。關於吳孟覆先生的治學特點，我曾總結為『學兼漢宋，文擅韻散，會語言、文學、歷史、哲學於一途，融目錄、版本、校勘、訓詁為一體，合閱讀、整理、研究、教學成一事』（《吳孟覆先生學術傳略》）。他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著名學者，尤其是地方文獻整理與傳統學術研究方面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。

二、吳先生學詩經歷

吳先生自幼接受詩學教育，八歲時就有《荷塘晚步》之作：『夕陽西下晚涼初，我輩隨師出草廬。最愛方塘濃綠裏，風吹荷葉見游魚。』經塾師將『吹』易為『開』，即明煉字之重要。九歲作《過布廠舊址》：『軋軋機聲已寂然，吾翁辛苦幾人憐。昨宵親見低頭嘆，此事還需幾十年。』已知表達世事艱難、為親分憂之情。入蕪湖廣益中學讀書，家中還請張仿舜先生專課國文，教讀諸家詩集，『讀罷龔譚讀兩當，曼殊詩句更清狂。樓頭春雨瀟瀟夜，尺八簫聲在耳旁』（《幼學雜憶》之一），所寫就是指此。先生時僅十一歲，就在《皖江日報》發表《鳩江冬雪》二首：『一夜梨花萬樹開，鳩江上下玉樓臺。不知江上船誰到，又恐明朝米價抬。』便從一雪望年豐，遠近人家笑語同。又恐年豐民更苦，

人言穀賤亦傷農。』小小年紀，便知詩非妄作，社會民情，已與詩心交融。在廣益中學，國文老師有陳夢家先生。陳夢家先生於古文獻、古文字名家外，也是著名詩人，在學校組織學生詩社，指導學生學習寫作。朱湘投江自殺，陳夢家率學生至江邊弔唁。吳先生寫了七絕《廣益中學同陳夢家先生等弔詩人朱湘》二首：『獅子山頭木盡凋，大江風雨湧驚濤。詩魂不識歸何處，倘逐潯陽上下潮。』『有人昨夜傍孤桐，寂默長天數過鴻。何處簫聲來宛轉，聲聲來自大江中。』詩風瘦硬老到，明顯可見經典作品影響的痕迹。

吳先生入國專後，朝夕親近唐蔚芝、錢子泉、陳石遺諸大師，學術日積，詩文日進。尤其是陳石遺，作為宋詩派領袖、同光詩壇巨擘，以近八十高齡，親為諸少年學生說法，口講指畫，金針度人。曾聽吳先生講陳老講課情形：其於講臺上，不是面對學生端坐，而是面朝外，悠然自得，有時拈一枚瓜子，有時又客氣地轉身，以袍袖相掩，抿一口茶。講唐詩，忽然批評起來，說不如宋詩，於是就講開了宋詩。不一會兒，又批評說不好，還不如自己的詩，於是就如數家珍地講起了他自己的詩。陳老講詩要轉折層次多，常用的經典比喻是：提起自己的長衫或長袍的衣角，折疊一次，再折疊一次，三次以後，纔興奮地說是好詩。他改學生的習作，常是極力稱贊其中的某一句，然後就把其餘各句全部刪去，讓學生就以這保留的一句作為開頭，繼續完篇。再改時，仍是如法炮製。如是者三，纔算完成作業。吳先生除聽講、習作之外，還經常去陳老家中幫老人家磨墨理紙，看他當案揮毫。涉及詩文

字句時，老先生也就免不了指點一二，他順便也就聆受了教誨。由於國專學生入學前大都受到過良好的國學教育，有不少人還經受過名師宿儒的指點，所以入學時，唐先生都一一詢問過他們此前的老師爲誰，並不時地流露出崇敬之色。像吳先生這樣有一定詩學功底與寫作經歷的學生，在石遺老等一代詩翁的指點熏陶下，自然對舊體詩詞的興趣與追求熱情倍增。他與同學十人，比擬唐代『大曆十才子』，課餘之間，游山玩水，酬答唱和，并出版了詩集《惠麓同聲集》。同時，吳先生到桐城拜與廖平并稱爲『天下兩大經師』的姚仲實（永樸）爲師，學習經史。又在上海拜廬江陳子言（詩）、湘鄉袁伯夔（思亮）、閩侯李拔可（宣龔）爲師，學詩古文。陳詩尊唐，陳衍宗宋。吳先生先學唐，後亦漸入宋風。又曾經姚永樸、袁伯夔通名於陳三立，經常寄呈詩作求教。也一度向馬一浮請益，并有詩作唱和。後又拜歙縣許疑庵（承堯）爲師，直到在上海文管會工作，與柳詒徵、陳叔通、尹瘦石諸老，皆有贈答。他在《七十生日述懷》中有言：『生遲何敢忘乾嘉，猶及光宣幾大家。』蓋實錄也。

三、吳先生之才學與詩

錢仲聯先生序《吳山蘿詩文錄存》曰：『清三百年間之治方術者多矣，而皖學爲尊。南則休寧戴氏以考據著，北則桐城方、劉、姚以文章雄。要其終，二者未嘗不殊途而同

歸。七十年前，北庠大師姚仲實先生以詩和古文啓迪後進，不侈談考據，然亦通於訓詁，明於制數。先師唐蔚芝先生，出清末考據家黃元同先生之門者也，創無錫國學專修學校，培育多士，雖講義理，亦重文章。而南庠大師柳君詒徵則考鏡源流，平章學術，亦宏實齋之學，然亦不薄詩文。吳君孟覆著唐氏（文治）弟子籍，又親承姚（永樸）、柳（詒徵）諸老聲教，考據詞章，融於一治，沐皖學之澤，緯以新知，開拓宦寔，既深文理以通訓詁，著有《訓詁通論》、《古書讀校法》、《屈原九章新箋》諸書；又考源流以研究詩文，著有《唐宋古文八家概述》、《桐城文派述論》等。而所作詩文又數百餘篇，雖爲詩文，實皆述學，沉浸濃郁，提要鉤玄，考訂精嚴，文詞爾雅。是合皖江南北之長，果能善用而相濟者矣。』

先生自幼勤於讀書，頗歷名師；在國專，唐、陳、錢三老之外，又有陳天倪、孫人和、葉長青、顧實、馮振心、王遽常、錢仲聯等師長指導。在校外，他於皖江南北以及滬上廣求名師，從姚仲實學群經大義與桐城古文；從陳子言學唐詩及鄉邦文獻；從袁伯夔學湖湘派古文與詩法；從李拔可學詩古文兼治韓愈、梅堯臣研究；從馬一浮、許承堯學詩，兼通六藝之學；從柳詒徵治目錄、版本之學等，都受到了切實的指點；姚、袁二老還將他通名於陳三立，使他得以與之通信或寄呈詩文。這些「碩學耆儒」，《咳唾皆爲清史料》（《拔可師招飲》），而且自今日觀之，幾乎都可列入大師之列。經由這些大師耳提面命、口講指畫，他對語言文字學、文獻學以及傳統文史哲等學術的提高，確實有點鐵成金之效。而他將治

語言文字、治典籍文獻、治文史哲之學的積纍與功力，用之於詩詞寫作，其入手之正、出手之高與隨手之變，皆不同凡俗。

先生之詩作，根柢於學，汲養於文，出唐人入宋，而受同光體影響尤多。其論學之什，最能體現學術底蘊的滋養。其參加古文論研討會，有詩云：『嵇康清峻宛陵雄，詩學詩功事本通。莫以玄談文淺隘，從無妙手出空空。』『詩人詩與學人詩，二妙居然一手持。東有散原新境界，百年風氣曾開時。』《論桐城派》詩云：『信有傳神絕妙詞，此中消息待真知。潯陽江上漁歌子，本不同於富貴詩。』『語體精嚴語律通，修辭貴潔古今同。望溪義法無神秘，祇在文從字順中。』《讀清詩別集》關於詩與學的關係，更大暢厥旨：『性靈神韻皆由學，「豈有佳人不讀書」。博學於文行有耻，故應唐宋得齊驅。』『書搜孔壁變秦聲，學派詩風隻手成。却笑歐虞與騎省，錯將辭采博時名。』『妙悟原由積纍多，空疏枉自費吟哦。蠡山詩與浮山學，識自書深不自他。』『句參長短氣偏雄，《瓶水》詩篇別樣工。曾讀閣書三萬帙，性靈原自出書叢。』這些既是他深刻的體會，亦可視為夫子自道。

先生之詩，根柢於其學，亦得益於其文。先生泛覽百家，終皈依桐城之文。其文風清通雅潔，詩亦如之。尤其是先生力主言能盡意，認為前人說言不盡意，是說明用語言要如實地反映客觀，準確地表情達意，這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此『不容易』，并非『不可能』。作家、詩人的職責就是要使言能盡意，而前輩大師的作品，更是言能盡意的佳證。合語言與

文學，融訓詁入辭章，就能使漢語盡意了。

四、吳先生之詩學追求

先生論詩，謂唐詩以韻勝，宋詩以理勝，清詩以學勝，唯其如此，故能度越元明而與唐宋鼎峙。這是他於學詩歷程中刻苦磨煉、涵咏體味、手摹心追、甘苦備嘗之後，得出的既是經驗之談，也是理性之評，非淺嘗輒止、偏見耳食者所能言。而其所崇奉之詩人、詩作，皆重其爲人、學養與內涵，視詩名、藻繪與形式爲第二義，尤其傾向於學人之詩，反對空疏低俗之作。他兒時就記憶深刻乃至老仍能隨口舉出的例子，是塾師講的某人《咏湯團》中的『甘白皆能受，浮沉總不驚』。他最心折的詩人是才學識統一的陳散原，中學時寫的悼念朱湘的詩中就有散原詩的影子。在大學課堂上，他講的最多的是龔自珍、林則徐和譚嗣同。『苟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禍福避趨之』。千秋孔墨同心事，說與諸生日誦斯。』『河流大野猶嫌束』，紅化『春泥更護花』。橫覽九流到《仁學》，各開風氣各成家。』

先生於唐宋衆文人中，一生傾倒李、杜、蘇、黃，解讀李、蘇詩詞最多，而研究杜、黃最力。對於所謂『李杜優劣』，先生從不置詞，但曾就李、杜之詩做過對比。他認爲，李詩感情豪放，表達偏於類型化，如『我寄愁心與明月』、『桃花潭水深千尺』之類，不僅可用於送王昌齡與別汪倫，而且可作爲送別之作的印板到處套用。杜詩則不然，《夢李白》二

首祇能是杜甫懷念李白，『鄭公樗散鬢如絲，酒後常稱老畫師。萬里傷心嚴譴日，百年垂死中興時』，更祇能是寫鄭虔。這并非揚杜抑李，僅是舉出送人之作的幾例，却顯出先生對詩味的敏感。先生對李白是由衷尊崇的，他常引杜甫《戲爲六絕句》中『或戲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』，強調詩歌不能祇追求精緻小巧，也應有氣魄宏大的時代強音。

先生還對學校祇教學生讀古代的批判現實之作，而寫作中又要求去寫贊美、歌頌的東西，深感不滿，認爲學與用截然兩途，學生無從借鑒。他多次舉王維的『雲裏帝城雙鳳闕，雨中春樹萬人家』爲例，稱贊其僅用十四個字，就表達了對唐帝國的高度贊美，而且是通過長安的城市形象來具體表達的。吳先生認爲，王維所突出的其實就是所謂盛唐氣象，從中可以體悟出贊美的詩作技巧。

『有人問作詩，以此告之：一曰起處用反筆；二曰以單行之氣寓於對偶之中；三曰虛字傳神；四曰篇終接混茫。無一字無來歷而又無一語爲人道過。此查他山、姚惜抱不言之秘也。』這是他爲人寫條幅時，即興發揮出來的詩法總結。第一點是他早年從陳石遺學詩的心得。第二點是他從袁伯夔受教的據說是曾國藩、陳三立傳遞下來的心法。與曾評姚鼐詩『能以古文之法，通之於詩，故勁氣盤折』相通。第三點是來自桐城派劉大櫆《論文偶記》的『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』。第四點借用杜甫詩句，強調的是言有盡而意無窮。這四點把開頭、結尾、煉句、用字都講到了。『無一字無來歷』即黃庭堅說的杜詩

韓文『無一字無來處』。『無一語爲人道過』，乃劉勰評屈原『自鑄偉詞』與韓愈自言『詞必已出』之意。這兩者的結合與統一，就成了中國詩文創作的最高要求。聯係杜甫的『熟精文選理』，韓愈的『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』，以及劉勰的『取熔經意』一語，可見先生的詩學觀，是聯學問與詩作爲一事，會繼承與創新爲一體，熔詩法與文論於一爐，合語言與文學爲一途，經驗獨到，啓人神思。

五、吳先生之詩歌創作與影響

先生十六歲時所作《惠山老蘿歌》已相當成熟：

寄暢園中有老蘿，年深細幹化銀柯。衝天一束披蒼靄，羽衣仙客冠峨峨。長松俊柏同屹立，奇似虬龍堅鐵石。獨抱空山寂寞心，猶存二百年前色。空山風雨幾春秋，蘿兮猶對桂叢幽。似借雲煙閑養晦，或偕仙隱作同游。我來訪舊披荒草，西風落日龍山道。不見前朝之行宮，但見此蘿之孤矯。昔者乾隆全盛中，幾傳六馭狩江東。肉山酒海尋常事，暇豫偏矜藝事工。到此看山復飲水，自愛園林暮煙紫。可憐此蘿與喬松，當時并入畫圖裏。朝市聿更松已亡，獨留蘿幹聳青蒼。山阿未覺風流盡，至貴非因天子彰。園林最據山中勝，東崖遙對青螺鬢。阮亭昔爲駐車尋，恰有高名與相稱。

我愧阮亭詩，嘉名幸附蘿。山風猝起葉誰掃，坐此讀書聊放歌。

此詩發表於《青鶴雜誌》，并被陳詩采入《尊瓠室詩話》。

一九四八年於李拔可之碩果亭重九小集，當時滬寧知名學者五十餘人，可謂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李先生以《戊子重九》首唱，衆人相繼賡和。吳先生次韻二首：『黍穀餘溫上靜柯，秋晴海氣一龕多。商量理妙歸臆乙，脫落形骸況突何。那必閑吟依菊坡，已拚泥吟轉銀河。明朝楔本人間遍，爭指先生頰半酡。』『未須高處破青柯，正恐登臨淚太多。已遣園林酬九日，更收人物似諸何。避時自許花留菊，遮眼聊忘帶作河。此際甘從臧盾飲，翻憐蕭介失微酡。』這次詩會之作，後被拔可先生收入《墨巢叢刻》。

先生之詩，早年即多獲老輩佳評，如：

陳鶴柴（詩）評曰：奔放似趙秋谷，適逸似戴存莊，出入漁洋、竹垞之間。由此進至三唐，所造未可量也。

袁伯夔（思亮）評曰：曲達而健，舉陽剛陰柔之美，兼而有之。少年造詣至此，平生所未見，爲之狂喜。

李拔可（宣龔）評曰：作者先治古文而後爲詩，故其根柢盤深如此，可敬可畏。

許際唐（承堯）評曰：托意淵微，修辭雅潔，藝林中雋才也。

方仲棐（彥忱）評曰：以淡樸之語，寫濃摯之情，居然梅都官矣。

先生到淮北煤師院後，生活穩定，學術條件較好，詩作也進入一個多產的時期。

《三中全會公報傳來，喜極賦詩》：『妙手從來似化工，噓枯力有速於風。始知造物成才易，不信詩人到老窮。好雨滋生新卉綠，晚霞染出暮山紅。一生吟得詩千首，今日詩成興倍濃。』這是先生『文革』後第一首詩，寫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情。

《與諸公游太平湖，山水清美，欣然成詩》：『果然高峽出平湖，竟勝天然入畫圖。山水倚假似陽朔，峰巒起伏即桐廬。雨晴濃淡能兼美，杭潁雌雄總不如。恰喜同舟多俊侶，真看欲界有仙都。』這是在慶祝《漢語大詞典》竣工的旅游活動中所作。當時舟行太平湖上，衆人因美景醉人而歡呼，群推先生寫詩，揮筆立就。

《千帆寄示天問樓詩，賦此寄之》：『載酒思聽匡說詩，讀詩頓覺古非奇。試邀星斗爲賓客，自有江山與護持。功罪論從回首處，文章價在動容時。千秋一髮真當擢，惜此千秋絕妙詞。』程先生詩有『擢髮罪難數，行吟老益才』之句，故先生末二句予以回應。程先生接讀此時，感佩不已，後至京與舒蕪談及先生，猶屢屢稱贊。

《次韵答亞園》：『安得長林逐兩肩，南山射虎了餘年。前身我是盧行者，後起君真賈閭仙。照眼青楓知覓句，論詩黃葉每懷賢。記參玉版禪師味，煩問鄰園可茁鞭。』先生詩如此痛快淋漓者甚少，亦見其詩料與風格之多樣。

長詩五古《劬堂夫子逝世三十周年獻詩》，一百五十二句，以賦體追懷柳詒徵先生，感情濃至，學理湛然。小詩如《哭懋園》之『當年衫鬢兩青青，小別猶愁感不禁』，《壽內子曼華》之『江邊不見盛唐山，化作仙姝在世間』，摯友之情，夫妻之愛，經久彌篤。而組詩，如論學諸作《論桐城派》、《讀清詩別集》、《幼學雜憶》以及《七十生日抒懷》、《陳邇冬寄示〈閑話三分〉，賦此題之》等，又是學人詩之當行本色也。先生晚年對題畫詩興趣濃厚，有《題畫詩》專著手稿一大本，曾讓我爲之整理。而我因出差去肥，答應他走時再取，不料錯失機會，而今所存，已非全璧，祇有遺憾而已。

同時作者對先生之詩，亦十分推重。如：

程千帆評曰：詩格老而韻，氣深穩而捲舒自如，此惜抱勝境也。

冒效魯評曰：大作深得墨巢、鶴柴兩丈秘傳，在唐宋之間，亦非唐宋所能囿。

舒蕪評曰：大詩清空濃至，二妙并兼，其往復宕漾處，真宋賢勝境。

又曰：大作一向長於直白言情，不假比興，此最需大本領，曷勝仰拜。

又曰：詩才以運學問，學問以幹詩才，爐冶功深，光怪變化。

陳邇冬《答吳山蘿兼呈舒蕪北山》之二，有『天然深婉北山評，初日芙蓉倘可名。

好鳥鳴春先出谷，美人却扇自天成』之句，亦可見虞（虞愚，字北山）、陳二人的推贊。

六、吳先生之詩詞研究

吳先生最重要的詩學觀點，體現在他的《論清代的詩風與學風》一文中。簡言之就是，唐詩以韻勝，宋詩以意勝，清詩以學勝。清詩度越元明而與唐宋鼎峙。他又有文指出，因被『唐以後無詩』、『宋以後無詞』這一類說法所誤，人們對明清詩詞多所忽略。王觀堂講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』，意在強調元曲、明清小說的地位，不能與『唐以後無詩』、『宋以後無詞』混爲一談。

關於『賦比興』這一詩學最突出的問題，吳先生也有獨到的見解。他曾多次指出：文學手法皆有托而非『直陳』，其中，托物寓意爲『比』，托景成象爲『興』，托事寫情爲『賦』。詩詞中三者常綜合運用，且多比、興相兼，或綴合比興以爲賦，用以寫出境界、傳出神味，以圖畫信息補言語信息之不足，從而達到言能盡意的境界。他特引方以智之『興之爲比深矣，賦之爲比更深矣』，黃宗羲之『寫情則偏於賦，味物則偏於比，玩景則偏於興』，不僅將賦、比、興的界定不再局限於朱熹的解說，使之概念更明朗清晰，而且強調了詩歌中賦的特色與重要性，厘清了許多理解上的誤區。

吳先生還認爲，詩之體制與格律，講文學史者於此往往缺乏真知，故多忽略；即使專談格律之書，也往往祇就聲韻、對偶、句式言之，而於其形式之衍變及神味之關係，則鮮能

說得具體。蓋無創作之實踐，故無由知其甘苦（《詩詞散曲概論序》）。當年在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，鄭振鐸先生告誡他：『吾輩治古詩文，蓋將以爲學，而非以爲文』。先生又有反思。

關於詞，先生強調，有人迷信『詞別是一家』，且不知賦之爲比，不敢引故事、發議論，因而詞境不能拓展。但詞畢竟不同於詩，因爲詞曲而詩直，混而一之，豪而近粗，平而無奇，詞費而意儉，事直而境淺，就失去了詞的性質。

關於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關係，吳先生認爲方以智『中邊』之說最爲通達、透徹：『詞爲邊，意爲中乎？詞與意皆邊也。素心不俗，感物造端，存乎其人，千載如見者，中也。』

關於詩與學的關係，他在提倡多讀書的同時，也反對把鈔書當作詩，認爲己尚未動於中，又何以動人乎？并引錢田間說：『詩有別才，亦有別學。才人之才，聲光是也；詩人之才，氣韵是也。學人之學，淹雅是也；詩人之學，妙悟是也。』（以上見談方以智詞）清詩以學勝，方以智言：『讀書深，識力厚，才大筆老，乃能驅使古今，吞吐始妙。』（《通雅·詩說》）

先生強調詩歌中的感情表達：『夫詩者性情之事也，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詩。雕章琢句，無病呻吟，華而不實，淡而無味，無其中而強釋其外，夫豈足以言詩哉！李拔可先生嘗稱詩多而人少，夫人少者，有真性情之人少也』（《雲水軒吟稿序》）